

合 作 叢 書

連 鎖 論

季 彭 特 勤 著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書 叢 院 學 作 合

法國巴黎大學季特教授原著
中央政治學校合作學院教授彭師勤譯

連 鎖 論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版 所 翻 必
權 印 有 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合作叢書
第二種

連鎖論
La Solidarité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七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Charles Gide

彭師勤

中央政治學校
合作學

吳秉常
南京河北路本局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章家巷口

上海福州路
南京太平路

(705)

壽序

自我國有合作運動以來，出版界之合作書籍，已不可謂少，但大都非失之簡略，即已嫌過舊，欲求能適合目前一般合作教育之需要，可作爲標準教材者，僅寥寥數種而已。本院有鑒於此，故於開辦之時，即以供給此項需要爲本院職責之一，因特擬具科目，分別邀請專家從事編著，雖因力求速效，付印倉猝，掛漏之處，未能全免，然於立論之力求公允，組織之較有系統，材料之較爲新穎，觀察之比較周密而切實，則差足自信，而可告無罪於讀者也。

本叢書分四大部分：一、原理之部，連鎖論及合作原論兩書屬之；二、經營之部，農業合作經營論、農業倉庫經營論、農業金融論、交易合作經營論、工業合作經營論、保險合作經營論及合作會計學等七書屬之；三、歷史之部，世界合作運動史及中國合作運動史兩書屬之；四、問題之部，則由各專家分別發表意見，彙爲一書，而總稱之曰中國合作問題。

現在我國合作思想，頗形紛歧，思想紛歧，斯政策亦難一致，此於我國合作運動之合理發展，爲害匪淺。考其原因，雖或由於合作教育之凌亂分散而無一定制度，要亦合作教育之缺乏標準，有以

致之。今後各省合作教育，如能概以本叢書爲教本，則於合作思想之調整，當能有其裨益，此雖近於奢望，亦所以爲我國合作前途計也。

本書作者李特氏，爲法國合作經濟學泰斗，其原著早已膾炙人口。彭師勤先生久從李特氏遊，對於李特氏之著作，每能融會貫通，明晰入微，故不獨譯筆文雅，卽於信達二字，亦非他人所可幾及，誠本叢書之光也。

關於本叢書之編輯，承本院教授王世穎先生共同計劃，得力甚多，特此一併誌謝。

壽勉成於合作學院 二五、十、卅一。

原序

我們這裏印行的連鎖論，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間冬天法蘭西學院一個課程的講義。這是最末一本季特自己改正的講演記錄。那是值得我們特別提起的，因為季特在這本書的校正上，非常謹慎。曾經把他的思想重新用了選擇過的文字表現出來，使我們在全書各處得以從他的幻想的和興奮的句子、典雅的談吐、流暢的文筆內把一個季特絲毫不差地找着。字裏行間，著者整個的爲人，栩栩欲生。經濟學家的季特、倫理學家的季特、社會學家的季特、基督教徒的季特、合作者的季特，在這本連鎖論中，同時呈現于吾人之目前。不管這是一時的巧合，還是有意為之的結構，這本在他易簣之前數週所校正的書，實是我們一切愛戴他的人之精神的遺囑。即使不談別的，專只這本書，已夠我們對之肅然起敬，尊爲導師。

★

★

★

先從書名講起。連鎖不僅被季特用作一年間講學的題目，而且最初取來加以發揮光大的人，他也是其中之一個。他的格物致知的熱情和他的長如青年的精神，使之繼續無間地在他的生命

行程上，因經驗的不絕更新，科學地的深入探討，而提出了這偉大的連鎖事實的例證。

連鎖雖然只是一種事實，可是也一樣地得以拿來做成一種學說的基礎。季特就是比較他人更爲迫切地感到這種需要的一個。季特是孔德的大同鄉，孔德正是連鎖論的先驅。季特根據孔德的研究，在人類的彼此互相依賴，在人類與其祖先及後代，或與其社會環境的關係中發見了他的理想中的經濟制度的基礎，而自創一個「新學派」以和古典學派即自由學派、舊教學派即權力學派、社會學派即平等學派抗衡。那是一八八九年的事。連鎖主義即于此時誕生。

季特本來是很謙虛的人，正是因爲這種過分的謙虛，才有後來的把這個新學說的創始的功績歸之他人，就是在本書中，他還是抱的這種態度。我們當然不是想把雷項布傾亞的成就抹殺，說是連鎖主義的創立與他無關。這個急進黨的大政治家在取連鎖主義以爲其政黨綱領的理論基礎時，對於這個主義確有重大的建樹，無從否認他的應得的地位。不過他雖是給了連鎖主義一個法學的解釋——準契約的解釋，雖是使之成爲一個通俗的學說，然而他只是連鎖主義的乾爹，並不是連鎖主義的生父。關於這點，我們完全和吳亞里先生同意，他說：「從學說本身言，他（季特）是無可否認地和連鎖主義不能分離。實在說來，他幾乎就是連鎖主義的創始者。」（註一）

無疑的，無論從科學方面着眼，抑或是從社會運動方面着眼，季特是合作主義的創始人，并且深信永不會有人將來對此提出抗議。合作主義不惟給與了經濟科學以一種新的綱要，而且給與了一種實施的方法，所以合作主義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那創立這種內容如此豐富之主義的第一人，即使沒有他種貢獻，已足使其有無限的光榮。然而我們却不能因季特有了這種光榮，就拋棄他的對於社會學的貢獻，而忘記他是連鎖主義的創始人。

次之，假如我們說季特在連鎖主義中正和他本人沒有二致，也是一樣的錯誤。他把性格上的表面似乎相反的東西——個人主義者的和社會的兩方面予以調和了。他竟能得到這麼樣的一個奇蹟，使古舊的自由學派的理論和社會主義者的接近。這到底是若干人所有的不可思議的偉力，還是這若干人獨具的天賦呢？（註二）「假如你想更升得高，」他在「新學派」演講中叫道：「升到整個個人所能達到的頂點，而成為最完善，最合于『人』之精義的人時，那你也就一樣地有權力和詩人一同吟着『Homo sum et nihilum a me alienum puto』，即是說你一樣有一個足以和千萬人的心共鳴的廣大的心。」（註三）這裏季特實是給他自己下了一個定義。他說這即所謂隱迷。我們知道這隱迷一字正可以在基督教的辭典中找出。

★ ★ ★

這爲我們所痛悼的先師，既在其深奧的思想上給我們指出了這麼許多的途徑，已足令我們對這本著作發生一種持久的興趣，何況還有別的理由叫我們不能不拿來誦讀呢？這雖是爲時已久的沈思，離現在有多少年載了，然而仍舊是再入時也沒有。

原來連鎖主義是有一個奇特的命運的，從學說方面言，雖然似乎有點暗淡起來了，可是在社會範疇內却是到處應用，到處實施。季特自己說得好，目下人類的兩個大顧慮——社會保險和義務教育——都是連鎖主義的嫡嗣。累進所得稅也是一樣。今日大多數國家所推行的改革，正是這種的改革。

我們果真再找得出比連鎖主義更能發生優良影響的哲學學說嗎？我們果真再找得出比連鎖主義更能造福于人羣的學說嗎？

★ ★ ★

現在我們要說的是這本連鎖論在他的法蘭西學院六年講學記錄所印成的著作中佔的是什麼地位。大家都知道這個講座是法國大多數合作社爲得在高等教育界宣傳合作理論而負責

創設的。黎士特先生說這種創意是果敢而聰敏的行爲，（註四）真非過言；這裏的講授記錄所印成的一套書，在現時是合作制度之最完備的科學研究之結晶。

季特在這裏以次研究合作的理論與實際，合作的成就與法則。

先從「大戰中法國的合作組織」、「外國（英俄）的合作運動」、「拉丁國家的合作運動」開始；這雖是對於消費合作運動之一種鳥瞰一類的東西，然而却含有深入的觀察和正確的批評。這一種形式的合作運動，實以他爲其偉大的理論家和虔誠的使徒；除了他以外，還有什麼人更宜于爲之寫成歷史指示前程呢？

但是季特並不是一個有成見的人。他雖是對消費合作組織有所偏愛，然而並不是那種不了解別的方式的合作組織之重要的人，所以他一樣地願意爲我們分析「生產合作」和「農業合作」而有專書問世。

這種客觀的研究，因事實的觀察，跟着把他帶上學理的研究上去。

他的「共產新村與合作組織」本是不宜于分類的。在這裏我們重新發見了想像家的季特——一位對什麼東西都歡喜留心的季特，他不自禁地爲我們講述一些社會前驅的經驗；那有

時幸而成功有時不幸而失敗的經驗。這真是一本可愛的著作，尤其是我們在這裏給一位有講故事之天才的季特領着去作了一次「意卡里」的旅行。

他的「合作先驅傅立葉」差不多是同一性質的東西。他在別的地方曾經說過，（註五）傅立葉在他眼光中，不僅是合作運動的先驅，而且是合作運動的實行家，至少也是紙上的實行家。傅立葉之所以能在季特的法蘭西學院的講學中佔一個地位，正是爲此，而且是理所當然的。

「尼墨學派」一書還沒有出歷史的範圍，但是我們已踏上了理論的門限了。從合作史上言，是一本最合熱情的作品；簡直是季特的一篇自傳。據他自己說，那是他最歡喜的一本書，因爲尼墨學派是完全受了他的影響的，那是他的生存中最美滿的一部份；多少動人的紀念，多少對其故鄉的幻影，都在內邊浮現；不惟如此，合作學說的精義和社會原理，也在這裏可以找出基礎來！

這種合作學說是在他的基礎的合作著作——「合作理論比較研究」中最好地、最完備地發揮着的。這是我們無時不應該參攷的書。這是合作文獻中的傑作，是值得和他的「經濟學原理」被看做同垂不朽的經典。

但在一個合作理論的陳述中，假如不能同時給經濟科學且更普遍地給社會科學說明若干

的特殊問題，那末這裏的陳述，仍難稱爲完整。從科學方面言，合作的貢獻，特別是態度。一個合作經濟學家對於一切事實，一切制度是從一個新的觀察點出發的。

季特在他的「經濟學原理」與「經濟學講義」中已經好幾次企圖把合作對於種種不同的經濟現象的看法確定下來。在法蘭西學院曾經更特別地注重兩三個專門問題：或是研究「平價」或是研究「反生活昂貴的奮鬥」這兩者都是價格形成的問題。或者移轉視線到「利潤的奪取」上去，把這個經濟科學上頂重要頂複雜的問題予以分析。

這裏他的連鎖論又從一般的觀點上和我們相見了，這是幾乎可以稱做他的學說的柱石的。由合作的實際到合作的理論，由合作的理論到經濟科學，終且走入倫理和社會學的範疇，而求其與政治經濟科學的關係。連鎖主義不惟確是季特的倫理，而且竟可以說是季特的宗教。但是這種道德之在季特精神上發生作用，并不是偶然的思維之果實，而是他的社會生活經驗的合于邏輯的展開。這種道德是有其無限的事實爲根據的，而且這些根據已由我們的這位經濟學家的研究，這位合作戰士的經驗給我們指示出來了。

季特的思想以及其親切的顧慮、寶貴的信仰，都一樣樣地從這本連鎖論中呈現于吾人之目

前。

季特既以一本這樣的書再好不過地結束了他的那些真能代表自己的關於合作的著作，雖死猶生！

(註一) 曼亞里紀念季特文，見“Revue des Etudes Cooperatives, avril-juin 1932, P. 231.”

(註二) 季特的姪兒法國大文學家紀德在“一九三二年十月號的「法蘭西新雜誌」中曾有這樣的一句話：「在我看來，個人主義的本身，假如真能適如其份，是可以帮助于社會全體的。」

(註三) 季特著：“L'Ecole Nouvelle” 見“Quatre écoles d'économie sociale” Genève, 1890, P. 145.

(註四) Revue d'Economie politique, mars-avril, P. 252.

(註五) 傅立葉文選季特引言，Sirey, 1932, P. IX.

喬治哥塞兒

查理季特評傳（代序）

一

季特于公元一八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生于法國的古郎格多（Languedoc）省賈爾（Gard）府玉翠士（Uzes）的一個信仰新教的世家。于公元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卒于巴黎寓所德剛路二號，享壽八十有五。

父名譚克雷特·季特（Tanorède Gide），先爲本縣審判員，後升首席審判官。由公元一八三一年至一八六七年，在職凡三十六載。母名克雷滿絲·格拉尼爾（Clémence Granier）。季特有兄名約翰·保羅·基約姆·季特（Jean Paul-Guillaume Gide），爲當今法國文壇第一流最大作家昂德雷·季特（André Gide，國人簡譯爲紀德）之父，長季特十五歲，且爲季特業師。因爲當季特在巴黎大學法學院讀書時，他已經由格林諾布（Grenoble）調到這學院來當羅馬法教授，而爲法國以歷史方法研究羅馬法的一個創始人。

季特于三十三歲時妻瑞士人安士氏(Lu-thurn)女，名安娜(Anna)，有子二，長子與其所指揮的士卒，于歐戰時死于阿拉士(Arras)之役；次子名愛德華·季特(Edourd Gide)，為銀行家女，適愛斯皮納士(Espinass)。

季特生時，曾于談次說及季特一名，將從他自己的兒子一代而絕滅。他從我的詭異的眼色中，知道不能不加以說明。所以不等我開口，就繼續解釋道，昂德雷沒有小孩子，我自己的兒子不結婚，豈不是季特一姓，將不久就要在法國找不出後裔嗎？

★

★

★

季特幼時在他父親的監督之下，除在本縣中學肄業外，特別注意文學。而他的愛好文藝的習尚，也就從這時養成了。在巴黎大學法學院當學生的時候，雖有長兄的獎掖，還是以在索爾蓬(巴黎大學文科)，法蘭西學院以及畫家工作室(阿郎雪—Allange和拉蘭勒—Lalawne的工作室)所花費的時間，較在法學院講堂和圖書室花費為多。他很有畫家的天才。作品也不少。據莫諾(Monod)說，他的畫以炭畫鉛筆畫、水彩畫為多，平常從不願以示人。現在為他的家人所藏的，有「買爾橋」「科立亞磨坊」「聖尼哥拉橋」「波姆山莊」，這些全都是充滿着詩意的風景寫生。至于

外國文學之被他介紹到法國，而爲人所知的，是梅特林的作品。他在蒙伯利爾教書時每當衆朗誦，或謂他侄兒在文學上的成就，他與有功，確非過言。他的書房內一壁書櫃，沒有一本不是文藝的名著。（他的關於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書籍，是放在左側的一間藏書室裏的）。無怪乎他的傳記家，我的友人都德班色（Daudé-Barcel）君要說他是一個藝術家（Artist）。

他的博士論文，叫做宗教上的結社法（Du Droit d'association en matière religieuse），於公元一八七二年提出。從這個論文上我們可以看出兩點，是他從這時起已經留心于宗教問題的探討，和結社制度之研究。這個博士銜頭，在他本是不願意要的，無奈他的長兄多方慫恿，使他不能不違心相從。加之這時的教授考試，差不多完全注重羅馬法和民法，使他對於法學的研究更視爲畏途。

既是這種情形，所以他的教授考試完結之後（一八七四年），就把法學的研究拋棄，另向他的方去找出路。這個出路終於被他找到了，即那時纔有人開始研究的政治經濟學。

可是政治經濟也只是較法學稍爲能夠引起他的興味的一種科學，仍不是他的理想中的工作。他當時雖不是怎樣對古典經濟學派有甚深的惡感，然而他們的“Laisser faire”，“Laisser

passer”的「任其自然」的主義實很使他懷疑。他在波爾多（Bordeaux）大學任政治經濟教授六年（一八七四年起），所講的并不是供求律，更不是“Laisser faire”“Laisser passer”，而是一些帶有幻想的、一些正是藝術家所選的題目：如神仙史（Histoire des Fées）、莫爾滿的教堂（Eglise des Mormons）、日本維新（Revolution du Japon）、尼羅河的泉源（La Source du Nil）等。這些演講在當時大為聽衆所愛好，而尤其是他的一班女弟子。

他雖是因他的和黎士特（Ch. Rist）所編的經濟思想史以及他個人所著的經濟學原理和經濟學講義，被世人公認為經濟學的泰斗，然而他自己始終不願意人家這樣稱呼他。

他之所以由法學轉到經濟學，也是他的長兄的影響。我們這位羅馬法的教授，看見弟弟不喜歡法學，很有研究自然科學或歷史學尤其是美術的傾向時，想從經濟和社會問題方面把他的趣味轉過來，所以贈給他一冊巴士幾亞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Bastiat）。這位經濟的諧和（Harmonies économiques）一書的作者，是法國自由經濟學派的主將，在主張上雖是不能和他的一致，然而因文字的瀟灑雅致和深入簡老，竟能得他的歡心，而經濟學從此對他很有一點吸引力。他在臨終的前幾天曾把這冊書轉贈給都德班色君，據都德班色君說，他在這冊書上用功甚多，